



繆思風采

學思相映照（一）

總是病來磨

● 林柏維*

細草微風岸，危檣獨夜舟；星垂平野闊，月湧大江流。

名豈文章著，官應老病休；飄飄何所似，天地一沙鷗。

杜甫〈旅夜書懷〉

去年秋天，再度入院開刀，醫師在手術目的上寫著：根除病灶。

出院返回課堂後，收到蝦米因「傷逝」寄來的電子郵件，感慨地寫著：「都在瞎忙些甚麼！某某因心肌炎病逝台大醫院，我們都是『心不好』的人，珍重啊！」一語雙關的用語總是令人玩味許久，幾年前，有位學生因胃病寫信來請假，我想祝福他早日康復，寫著：「衛青之後，霍去病。」豈料，學生回信來要我解釋辭意。心不好與心地不好還是有差別的，蝦米是一好一壞，我呢？都壞了！

收信時，正在溫書《韓非子》，讀到〈說難〉：「凡說之難，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；又非吾辯之難能明吾意之難也；又非吾敢橫失能盡之難也。凡說之難，在知所說之心，可以吾說當之。」不禁低吟：病由心起，病灶難除；也是說難。

住院時，我的醫師以視病如親的態度診療我的宿疾，從腦中閃過的不是傷口陣陣發麻的刺痛，卻是台灣醫界聯盟初成立時，他們創刊《醫望》雜誌（1994.4.）並邀我撰述一系列的台灣本土醫學人物誌的光景，每兩個月一篇三千字的文章，還需附圖片，心血付出與稿費所得不成正比；那一陣子，我還忙於博士班的課業、忙於每週撰寫

* 林柏維，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社會科學組助理教授。

《自由時報》副刊的「台灣人物筆記」專欄，如今想來，果是都在瞎忙些什麼！一路寫來，寫了蔣渭水、賴和、韓石泉、吳新榮、杜聰明、王受祿、楊金虎、李應章等八位醫師的傳記，最大的感喟是：一群醫生，不務正業，「以醫學為情婦」，只因台灣病了；現代的醫師，他們還醫國醫民嗎？

去年的10月17日，我再度獲邀到台灣文學館為他們的館慶慶生（由於這一天是台灣文化協會成立的紀念日，我也因此借光，得能每年與逢盛會），與談文化協會與台灣文學的願景，今年，由於義美食品公司主辦之「建國一百年閱讀蔣渭水」巡迴活動，我破例於3月26日到台灣文學館演講，再次演繹蔣渭水的〈臨床講義〉，內心有著既深且沉的鬱卒：台灣的病灶要到何時才能藥到病除？這鬱悶，事實上，在新樓的郭傑醫師為我邊做心導管手術邊聽我講述台灣近代史時，也一直沉在那兒，即使是高明的、成大的羅傳堯醫師為我「開心」時，也無法一併剔除。

網路上有一個來自中國的網誌，在一年多前有一篇關於中國地圖的日誌，指名「換個角度看台灣」這幀圖是根據「台獨」學者林柏維以台灣為中心的歷史知識論繪製的，雖是張冠李戴，卻也是因「台灣」這病灶啊！這現象已非第一遭，回思我的求學歷程，在我碩士論文的口試上，某黨副秘書長出身的考試委員直白要求我不得將論文出版；當我報考師大歷史所博士班時，筆試第一，卻在口試中刷了下來；待到博士班時，連資格考都過不了；總是「病」來磨呀！家事、國事、天下事盡皆如此？這病，可不一定是真病，這病彷彿是宿命般的「做牛來拖磨」。

沉思良久，才落筆回函：「我們總是瞎忙著一些看似重要的事，那年，『霍去病』後，我就不想盲忙茫呀，哪知？升等、優通計畫僥倖地接連通過，如今被推上召集人這非官非職的位子，總是病來磨呀！」此病彼病相串，豈能不大病，「官應老病休，天地一沙鷗。」何況無官、無老如我者！

